

# 紫 戀



法國·高萊特女士著  
戴望舒譯

光 明 書 局 刊

戀 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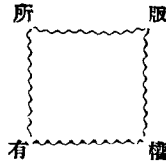
COLETTE · CHERI

著原士女特萊高國法  
譯 舒 望 戴

局 書 明 光

1935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初版發行



#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百八十五號

# 光明書局

門市部 福州路二六七號 分館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第六二二號

紫戀 (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外埠另加寄費匯費)

原著者 法國·高萊特女史

譯者 戴望舒

發行者 王子澄

印刷者 蔚文印刷局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上海蒲石路二五八號



影近士女特萊高

## 譯後記

高萊特女史，她的全名是西陀尼·迦字麗愛兒·格勞第·高萊特(Sidonie Gal-  
rielle Claudine Colette)。她是現代法國著名的女小說家，戲劇家，新聞記者，雜誌  
編輯，及女優，法國人稱之爲『我們的偉大的高萊特』。她生於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  
八日，在堡根第的一個名叫聖蘇佛的小城裏。她是茹爾·約瑟及西陀尼·高萊特夫  
婦的女兒。

高萊特女史從小就愛讀書，她在聖蘇佛一個舊式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曾遍讀  
了左拉，梅里美，雨果，繆賽，都德等人的著作，但是對於那種孩子氣十足的貝洛

爾奇話之類的書籍，她却不喜歡讀。

一八九〇年，因為家庭經濟關係，她跟着父母遷居到鄰城高里尼去。二年以後，高萊特女史與盎利·戈諦哀·維拉爾 (Henri Gauthier Villars) 結了婚。維拉爾比她年長十四歲，是一個音樂批評家，同時又是以維利 (Willy) 這個署名在巴黎負盛名的『禮拜六派』小說家。結婚之後，高萊特女史常常將她在學校時代的有趣味的故事講給維利聽，供給他以小說材料，因此維利常常覺得他的妻子也有着能夠寫小說的天才。

於是在一八九六年，當他們夫婦旅行了瑞士及法國回來之後，高萊特女史開始自己寫小說了。在一九〇〇年，她的處女作格勞第就學記出版了。這部書是用維利這署名出版的，雖然她取材於幼年時的學校生活，但並不是一種狹義的自傳式的小說。這書出版以後，毀譽蜂起，但大家都一致地不相信是維利著的。

從此以後，高萊特女史躋上了法國的文壇。巴黎少女 (一九〇一) 持家的格勞第

(一九〇二)無辜之妻(一九〇三)這一套連續性的小說次第地印行了，而書中的自傳性也逐漸地隱滅了。一九〇四年，她出版了一本情雋絕倫的小品，獸之談話，在這部書中，她洩露了深摯的對於動物的慈愛。

一九〇六年，她與維利離婚之後，曾經有一時在戲院中演過戲。但是在這種不安定的生活中，她還繼續著作。從一九一〇年起，她每年有一部新著出版。

一九一〇年是高萊特女史的著作生活及私生活兩方面的重要年份。在著作生活上，她這年出版了核耐，戀愛的流浪女，這是一個離婚了的婦人，一個女優的自敘。這是她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有許多人都以此書不得鴉果爾獎金為可惜的。在私生活方面，則她在這年中與盎利·特·茹望耐爾 (Henri de Juvenel)，一個著名的政治家及外交家，結了婚。從此以後，在一九一三年，她出版了核耐的續編再度被獲。

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這時期，是歐洲最活動最多事的時期，但也是高萊特女史最活動最多事的時期。她除了替晨報寫許多短篇小說之外，同是還是一個別的

報紙上的劇評家，一家書局的編輯，又在斐迦洛，明日，時尚道三家報館中担任分欄主筆。在大戰期中，她又曾當過看護，并且把她丈夫的財產捐助給一所在聖馬洛附近的醫院。

從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迷左這部短短的小說開始，高萊特女史的傾向於一種極纖微的肉感的描寫，格外顯著而達到了純熟的頂點了。一九二〇年出版了紫戀〔原名寶寶(Cheri)註：男女間親狎之稱也。〕，描寫一個青春年紀的舞男(Cicco)與一個初入老境的女人的戀愛糾紛。那女人自信有永遠把那青年魅惑着的能力，而那青年雖然在與另外一個美貌的少女結婚之後，竟還禁抑不住他對於那個年紀長得可以做母親的舊情婦的懷裏。於是在掙扎了種種心理及肉體的苦惱之後，他決然捨棄了他的新娘，而重行投入他的舊情婦的懷裏。然而，在一瞥見他的舊情婦未施脂粉以前的老態，一種從心底下生出來的厭惡遂不可遏止了。當那風韻猶存的婦人滿心懷着的最後之勝利的歡喜尚未低落之前，一個因年老色衰而被棄的悲哀已兜上心來了。



在這樣的題材下，高萊特女史以她的柔輒極的筆調寫了這主角二人及其他關係人物的微妙的感覺，情緒，與思想，在巴黎，不，差不多全個法國，全個歐洲，或者竟是全世界的讀書界中，激動了一陣熱烈的稱讚。於是這本短短的小說一下子就銷行了一百版以上。直到一九二六年，作者還爲了贖足讀者的慾望起見，出版了紫戀的續編：寶寶的結局。

在法國並世作家中，高萊特女史是一個有名的文體家。她在著作的時候非常注意着她的文體。她會說：『我從來沒有很容易地寫作過，我常常有許多地方要改之又改，刪了一些，或是增加一些，在校對的時候，我還要有一些改動的。』又說：『我不能在頭腦裏組織我的文章，我必須在動手寫的時候，一面寫一面組織。』從這兩句話中，我們可見這位被稱爲『有着文體的天才』的女作家對於她自己的作品是何等地重視，而我們即使從經過了譯者的拙筆也還可以感覺得到的她那特殊纖美的風格，又是怎樣的決非得之於偶然啊！

一九三四年七月

譯者記

——萊阿，把你底珠項圈給了我吧！聽見嗎，萊阿？把你的項圈給了我！」  
從那在陰暗中像鎧甲一般閃着光的鍛鐵雕銅的大床上，一聲回答也沒有傳出  
來。

——你爲什麼不把你底項圈給了我呢？牠帶在我身上也和帶在你身上一樣地  
好，——而且竟更好一點！」

隨着絞鏈底軋軋的響聲，床巾底花邊翻動着，兩隻腕部纖細的裸露的玉臂，托  
出一雙懶懶的美麗的手來。

——「算了吧，寶寶，這項圈你也玩夠了。」

——「我覺得牠好玩……我怕我偷了牠去嗎？」

在那被太陽映照着的桃色的窗帷前面，他跳着舞，黑黢黢地，像是一個火焰地獄裏的翩翩的魔鬼。可是當他退到床邊去的時候，從綢睡衣到鹿皮拖鞋，他全身都重復變成雪白的了。

——「我倒不怕，」那溫柔而輕微的聲音從床上回答。「可是你要把項圈的串絲弄壞了。珠子是重的哪。」

——「珠子倒是重的，」寶寶鄭重地說。「把這東西給了你的那個人，他當然不是拿你開玩笑的。」

他站在那嵌在兩扇窗子之間的壁上的長鏡前，凝看着他自己底那個不高不矮，生着鶉鳥的翎羽般的頭髮的，極漂亮極年青的男子底影子。他敞開了睡衣，露出了一片結實而堅固，像盾一樣地隆起的胸膛，而在他底牙齒上，在他底黑眼睛的眼白

上，在項圈的珠子上，一種同樣桃色的閃光存在浮動着。

——把這項圈除下吧，」女子的聲音固執地說。「你聽見我底話沒有？」

那少年呆站在自己的影子前面，暗笑着：

——是，是，我聽見了。我很知道你怕我拿了牠去！」

——不。可是如果我真把牠給了你，你也會收下了的。」

他向大床跑過去，像球一般地投身在床上：

——那麼怎樣！我不是老式人。我想，一個會從女人手裏收下一枝珍珠領帶針，或是兩粒珍珠袖鈕的男子，如果女的給了他五十粒珠子他就會覺得可羞，那真是個傻子……」

——四十九。」

——四十九，我知道這個數目。你說我不配戴牠嗎？你說我醜嗎？」

他彎身向那躺着的女人挑撥地笑着，露出了他底小小的牙齒和他底濡潤的內

唇。萊阿在床上坐了起來。

——不，我不會這麼說。因為就是說了你也不相信。你笑的時候能不能不這樣地皺起了你底鼻子？在你的鼻子邊起了三條皺紋的時候，你是很滿意的，是不是？」

他立刻不笑了，用着那種賣弄風騷的老女人底慣技，張緊了他前額的皮膚，垂下了他底下額。他們互相狠狠地注視着；她，曲肱在她的床巾和她的花邊之間，他，側坐在床沿上。他想着：『她倒說起我的皺紋來了！』而她：『他那樣漂亮的人，爲什麼笑起來會難看？』她思索了一會兒，便高聲把她底思想說了出來：

——要曉得你偏在快活的時候有這種難看的樣子……你底笑祇是出於刻薄和諷刺。這就使你難看了。你老是難看的。」

——胡說！——寶寶被激怒了，大聲喊着。

怒氣把他底眉毛結到鼻樑邊，放大了那生着雄糾糾的睫毛又閃着橫暴的光芒的

眼睛，微微地放弛了嘴底傲慢而純潔的曲線。萊阿看着他這種樣子：反抗而後屈服，不肯就範但又不能脫逃，越看越覺得可愛，不禁微笑起來；——她把一隻手放在那個急躁地在軛下搖動的少年的頭上。她低語着，好像人們調弄一頭家畜：

——噲……噲……這算什麼！……這算什麼……」

他撲到那美麗的闊肩上去，推簷着他底前額和鼻子，鑽到他底熟稔的地方去；他已經閉着眼睛，去尋他底在遲遲的早晨中的閑夢了，可是萊阿却推開了他：

——別這樣，寶寶！你不是要到我們的國妖那兒去吃中飯嗎？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四十分了。」

——是嗎？我到老闆娘那兒去吃中飯？你也去嗎？」

萊阿懶洋洋地溜進被窩裏去。

——我不去，我要休息一下。我要在兩點半鐘去喝咖啡，——或是在六點鐘去喝茶——或是在七點三刻去抽一支煙……你別着急，以後她碰到我的時候多着哪。

而且，她也沒有邀過我。」

寶寶賭氣地站着，扮着揶揄的臉兒：

——我知道，我知道爲什麼！我們請了些貴客！我們請了那漂亮的瑪麗·蘿兒和她底毒女兒！」

萊阿底游移着的青色的大眼睛凝住了：

——啊！是的！那個女孩子是可愛的啊。比起她的母親來固然是差一點，但總是可愛的……現在你還是把這項圈除下來吧。」

——倒霉，「寶寶一邊除項圈一邊嘆着氣說。「這放在禮盤裏倒很好。」

萊阿用一個肘子支身起來：

——什麼禮盤？」

——我底禮盤，「寶寶用一種使人失笑的鄭重態度說。「我結婚用的那個我底手飾禮盤……」

他跳了起來，用脚臨空劃了一個舞步；兩脚落地後，便用頭撞開了門簾，衝了出去，一邊喊着：

——我底洗澡水，露絲！快些！我要到老闆娘那兒吃中飯去了！」

——一定的，」萊阿想着。「浴室裏氾濫着一片湖水，水面上浮着八條毛巾，洗臉盆裏滿是剃刀刮下來的垢污。如果我有兩個浴室就好了……」

可是，像從前一樣地，她覺得那是非減去一間儲藏室或是隔一角梳裝室不可，於是她便像從前一樣地，下着這個結論：

——我真要忍耐到寶寶結婚。」

她重復仰臥下去，發現寶寶在昨夜把襪子丟在壁爐架上，把短汗褲丟在小衣櫃上，把領帶丟在萊阿底一個半身雕像的頭上：對着男子底這種急躁的雜亂，她不禁微笑着，把她底嫩碧色的，還保留着栗色的睫毛的沉靜的大眼睛，微微地合攏了一半。在四十九歲的時候，稱爲萊阿·德·龍華爾的萊妮尼·華爾松，已結束了她底



有錢的娼婦和好女子底幸福的生涯（對於這種好女子，人生是給她避免了誘人的苦難和崇高的悲痛的）。她隱瞞着自己底年齡；可是，當她向寶寶拋出一片綺膩的懇懃底眼色的時候，她也就心願地承認自己已經達到了應該享一點幸福的年齡了。她歡喜整潔，歡喜漂亮的襯衣，歡喜醇酒和佳餚。在她的青春時代——受人阿諛的金髮女郎，在她的壯年時代——有積蓄的暗娼，她都沒有受到不好聽的名聲和曖昧的話過；她底朋友們都記得約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一個德拉格日，萊阿回答那稱她為「親愛的藝術家」的季爾·勃拉報副編輯底話：

——藝術家？哦！好朋友，我底情人們真都是很會饒舌的……」

她底同時代的女人們妬忌她底搖也搖不動的健康，那些已經被一九一二年的時式所膨起了背部和腹部的青年女人，嘲笑著萊阿的豐滿的胸部——不論老少，她們也都艷羨她底寶寶。

——呃，我的天啊！」萊阿說，「沒有什麼了不得。讓她們奪了他去吧。我並